

# 龙门雪

□ 阮小婧

冬天的洛阳,一无可看,但可以看看龙门的雪。落雪的日子,龙门,我是一定要去的。

龙门雪,有佛的味道、有爱情的味道、有江湖的味道,个中滋味,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

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,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,刚好赶上了,没有别的话可说,惟有轻轻的一问,噢,你也在这里”,张爱玲这句话,可以充分说明,想要在龙门的一场雪里品出人生三昧,是可遇而不可求的,是要靠缘分的。

岑参的雪“散入珠帘湿罗幕,狐裘不暖锦裘薄”,太寒苦;卢纶的雪“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”,太暴力;韦庄的雪“钟陵风雪夜将深,坐对寒江独苦吟”,太落魄。龙门品雪,最好是一场大雪,最好是在无风的夜晚,最好天空还有一轮明月,当然,最好是一个人,不过,身边再有那么一个添香的红袖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月白风清,万籁俱寂,寂天寞地间,龙门,就成了你一个人的龙门。当时也,龙门的雪,就有了白居易那“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”的静,就有了杜牧那“窗含正风雪,拥炉开酒缸”的暖,就有了杜甫那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明,更有了柳宗元那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雅……

夜大雪,眠觉,开室,命酌酒,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,咏左思《招隐诗》。王子猷忽忆戴安道,时戴在剡,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,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,王曰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

雪夜访戴,千载之后读来,依旧是风神俊朗、洒脱不羁,让人心生向往。

在一个大雪后的午夜,踩着厚厚的积雪,我一个人从单位走到龙门。站在陈毅题写“龙门”二字的桥上四望,但见青山两岸、伊水东流……没有了白日游

人如潮的喧嚣,没有了千万人顶礼膜拜的荣耀,清冽的月光下,龙门,圣洁而庄严,朴素而温暖:皑皑白雪,落寞中带着几许安慰,岑寂中带着几许热闹,让人躁动不安、浮想联翩,更让人抱朴守拙,地偏心远,龙门的雪,仿佛也有了佛的味道。

冬夜的河水在月光下闪着干净的光,大团儿大团儿的白雪如棉花一样点缀在河面上,忽然间的飞鸟从水面掠过,荡漾起多少陈年的往事……最忆青春眉黛浅,其实心底已苍凉,40载的岁月,我是既渡的行人,过去种种,犹如隔岸的风景,倒映在水中。想起了余光中在《望乡的牧神》里说,有些事情,曾经恨过的,再恨一次;曾经恋过的,再恋一次;有些无聊的,再无聊一次……你我皆凡人,有些东西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,既然放不下,那么就拿着,哭也好,笑也好,苦也好,累也好,都是自找,怨不得旁人,也都是自愿,就像仓央嘉措说的,和有情人,做快乐事,别问是劫是缘。

从龙门桥东下折向南,就是香山寺了。站在寺下隔了宽阔的河水西望,奉先寺在积雪的映衬下呈青黛色,青和白两种颜色在如水月色的调和下,晕染成了一幅粉墙黛瓦的院落。院子的正中,女主人卢舍那仿佛宣纸上洇着的大朵荷花,低眉含笑,只一个眼神,便敌千军万马。忽然想起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《巫言》里说,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?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,婆娑世界,一切莫非是苦?一种解释是菩萨在专心听你的诉说,一种解释是菩萨除了不忍看,也是没有能力看,才低眉的。佛有三身:法身、报身和应身。据说卢舍那就是武则天的“报身佛”,意为“光明普照”,是美德的化身、智慧的象征。现在想想,作为一个女人,武则天真的是很不容易,打也打了,杀也杀了,爱也爱了,恨也恨了,徒留下一尊石头,让后人流

言蜚语,议论纷纷。

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,人间天上,代代相传,但是,心真能变成石头吗?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,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,舒婷说的多实在、多温暖啊。皇后、皇太后、武周皇帝、则天大圣皇帝,武大姐的名头一个比一个响,但都不如武媚娘三个字万种风情,女人味十足。这世间事,除了生死,哪一件不是闲事?除了爱情,哪一件不是累赘?这世间的男男女女,又有哪个心里想的盼的,不是一个温暖的依靠?相逢似春雪,一夜不能留,抬头遥望,武大姐默默低首、含笑不语,仿佛在说,你见,或者不见,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;你念,或者不念,情就在那里,不来不去;你爱,或者不爱,爱就在那里,不增不减……

人散后,一弯新月天如水。手机响了,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了,老婆问,疯够了没有,回来吧。从香山寺下回头向北,经白园、东山宾馆,就是一个叫部庄的村子。因为毗邻龙门,村民大多开起了家庭旅馆,名字也起的一个比一个酷——龙门旅社、龙门客栈、新龙门客栈,颇有几分江湖的味道。乡村小路七扭八歪,搓麻将的声音,哄孩子的声音,小夫妻吵架的声音……乡村的雪夜,宛若一个俗世的江湖。说是有两条鱼,共同生活在一眼泉水里,泉水干涸后,两条鱼未能及时离开,最终受困于这片陆地上的小洼里,为了生存,两条鱼相互吐沫来润湿对方。这就是相濡以沫的由来,其实,这是《庄子·大宗师》篇里的句子,原话是:“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响以湿,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,与其誉尧而非桀也,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”

贫贱夫妻百事哀,什么是江湖?阿城说,江湖就是人情世故。



时令走笔

# 雪花开在冬天里

□ 柳小高

一年到头,四个季节里,大约冬天最不讨人喜欢。冬天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冷灰色,风刮起来呜呜的,像是老婆婆的哨声,树枝变得干硬,愤怒地伸向天空,仿佛向老天声讨什么……

幸好还有雪。有了雪的冬天,就像有了爱的男子,温柔起来。雪花是上天对冬天的补偿。既然冬天什么都没有,那就给它一位可心的妻子吧。世界上有哪一种花比得上雪花?所有的花都是在泥土孕育,唯独雪花在高空结晶;所有的花都是仰面向天空而开,唯独雪花是俯向人间飘然撒落……雪花,一定是上天最偏爱的娇柔小女儿,唯独许给了冬天。

雪是多么美的一位妻子呀,她清新脱俗,与冬天是名士美人,相与出尘。她又是多么能干的一位妻子呀,懂得保护庄稼与人的健康,是冬天的柴米夫妻,可以安稳地居家度日。

有人喜欢雨,有人讨厌雨,但还没听说过谁不喜欢雪。雪花是诗人的朋友,李白的“雪花酒上灭,顿觉夜寒无”、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,陶渊明的“凄凄岁暮风,翳翳经日雪”……各抒胸臆,不胜枚举。雪花还是英雄的伴侣,林冲上梁山时“彤云密布,朔风紧起,又见纷纷扬扬下着漫天大雪”。风雪里的英雄更加令人敬仰;雪花又是闺中女儿的玩伴,红楼梦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,在雪下烤鹿肉吃,那是多么奢侈的一顿大餐呀!

雪还是冬天一家无事的闲趣,谢安全家赏雪,他的侄儿说雪就像空中撒盐,侄女说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,谢安大笑——好温馨的一幅家庭赏雪图,那场大雪舞出了一位才女。

于是每到冬天,就开始盼望一场大雪。最好是一夜睡醒,噢,外面怎么有点异样?推开门,哇!好大的雪!所有东西都被盖住,天地间只见雪白,一切的东西都是在混沌之中睡着了,又像是揉着眼睛刚刚醒来。所有的人都出来了,雪地热闹起来,大人们笑着仰脸看看,天上还在飘飘洒洒……不管了,先扫出一条小路。小孩子们最高兴,小脸冻得红红的还在雪上滑呀滑,老人也出来了,乐呵呵地拂去孩子身上的雪花,每个人都笑着。因为这雪,日子不一样起来——分明多了童话的味道。

倘若没有雪,冬天会很寂寞。

# 鸳鸯火锅

□ 孙瑞辉

这个时节,是吃火锅的好时候。最喜在周末,约三五好友同去。一路上吟咏着白居易的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便觉自己也超然脱俗一般,虽无诗人的雅兴,但也有诗人的口福。

当我们带一身寒凉,走进火锅店的那一刻,便觉有热气腾腾的温情扑面而来。吃火锅,是世间最凡俗的烟火生活,虽琐碎但温暖。火锅店里的气氛,是冬日最温情的一种,虽平淡但深情。

招呼了服务员过来,点了最爱的鸳鸯火锅。爱上鸳鸯火锅首先是因为名字,轻声启唇,齿带馨香——“鸳鸯”,一下子就说出了万千风情。戏水的鸳鸯在民间,爱情的鸳鸯在待嫁小姐的锦帕上,而我们的怡然口福就在鸳鸯火锅里。这个诗意的联想,让我对它欲罢不能。

还喜欢鸳鸯火锅那个S形的锅,常常让我想起太极,想起八卦,一堤之隔,两个世界。一边是麻辣的,波光潋滟;另一边是三鲜的,温情脉脉,所谓阴阳相生又相克,鸳鸯火锅也一样,兼收并蓄。

这边,我还正在浮想联翩,那边朋友已经催促了:“干嘛呢你?你倒是说吃什么啊,我给你来。”赶忙收回思绪,看鸳鸯火锅里沸腾着的各色食材:红锅里的羊肉片、海鲜丸子和腊肉,白锅里的生菜、菠菜和白菜,荤素搭配,让人馋涎欲滴。

我常常吃得兴高采烈,意兴盎然。一是这鸳鸯锅让我心情愉悦,二是友情让我觉得生活圆满。这些都是多年来最贴心的朋友,我的缺点是它们早就原谅的,我的优点也是他们早就认同的。虽说有小的分歧,但不影响我们亲密无间,就像这火锅,麻辣鲜香都是个中美好滋味。

而我也兼容并蓄了这几个个性不同、脾气各异的朋友。不管脾气是急是缓,不管生活是贫是富,我们都贴心相伴,互信互赏。这是朋友的精髓,就像鸳鸯锅对各种味道的包容。

记得很早以前,看到过一篇文章,写到火锅,作者说“火锅容纳饮食的百物百味,也包含人生的世间百态。”看到这一句的时候,忍不住拍案叫绝。可不是吗?人生有时像清汤一样,平淡无奇,但也有些时候,像红汤一样跌宕起伏。可是我们的人生,需要兼收并蓄,如此,才可以尝尽人生况味,才可以无怨无悔,无惧无忧。

想来,这冬日的火锅里,藏着的不仅有冬日温情,还有人生况味,让我可以亲历其中的小小幸福感,顿觉俗世的温暖就这样一直绵延不绝,回味无穷。

# “枫叶杯”征文选登

## 设计未来

□ 原姝

毕业后我和原野进入同一所初中,教七年级课程。工作中我细致谨慎,教学上兢兢业业,尽职尽责,办公室的议论从不插嘴,生怕惹出麻烦。原野虽然有点粗心,但人很热情,常帮他人做事。我提醒过她几次,人际关系复杂,万一处理不好会得罪人。原野却说:“同在一个战壕里,能有什么事?”

去年的一天,有个学生错过了办学籍的时间,家长问我和原野看能不能快点儿补办。经办学籍的教导主任出差,我说等后天教导主任回来再说。学生家长很为难:“俺后天得赶火车。”原野坚持说:“办学籍是小事,经办人不在家,光急有啥用?”原野说:“你等会儿,我想想办法。”她详细询问了情况,并与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,让那位家长留下了有关证件,几天后办妥了学籍。

默认原野能力的同时,我责怪她自作主张、越位越权,可是原野认为,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。事后教导主任也委婉地说:“办事要按程序来。”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,凡事都要有分寸。

原野答应在嘴上,平口里却依然我行我素。学生之间发生摩擦,她主动调解;因学生矛盾引起的家长之间的纠葛,她介入说和;师生之间剑拔弩张,她从中间调停;教师之间出现不和谐音,她甘当说客;学校没有安排她干的活,她积极参与;谁家有了婚嫁嫁娶之事,她热心帮忙;就连谁家添了得凤,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今年学校竞聘中层领导,我感觉自己胜券在握,更加谨言慎行,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管理得有声有色,其它事一概不管,怕惹麻烦。

公示结果出来,却使我大跌眼镜,我没有入围,原野排名榜首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自己一直循规蹈矩,工作从未出现过半点闪失,能力和原野旗鼓相当,很多工作要比原野出色,凭什么是她而不是自己?

我向校长提出了疑问。校长说:“你俩成绩都很优秀,可那是分内工作。有没有领导能力,还得看综合素质。你平时并没有表现出来,大家怎么知道你能胜任领导工作呢?”我说:“把我放到这个岗位上,我就能干好。不在其位怎谋其政?”校长笑了:“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,自己的未来自己设计。哪个领导不是一开始就是领导,原野平时像个领导吗?”

“自己的未来自己设计”,猛然间,我参透了其中的道理。其实还是那句名言:成功的花儿,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,然而,当初它的芽儿,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水,成功只给有准备的人。人际关系复杂,在工作上该谨慎,但谨慎并不意味着只扫自家门前雪,莫管他人瓦上霜。干事创业,也应该统筹兼顾,着眼全局,工作要干好,眼力也要练好,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。自己有对未来的设计,自己的命运才能自己掌握。



伊河落日

段永伟 摄

家和杯摄影大赛 作品赏析http://www.lyyb.gov.cn

# 「九品儒医」李庚辰

□ 杨群灿

1932年秋的一天,李村镇西大街朝南的一家门店开业了,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,一老先生频频向前来道贺的亲友们打躬作揖,寒暄致谢。他大约五十多岁,面容清瘦,双目有神,颌下一络花白胡须,头戴一顶黑色呢绒瓜皮帽,身着一袭深蓝色团花长衫,脚下是一双千层底布鞋,仙风道骨之态迥异常人。有客人指着悬在门楣上的那块黑底金字的匾额,问:“先生,能否讲讲它的含义?”老先生微微一笑:“这‘万一堂’嘛,是鄙人的从医宗旨,就是病人只要还有一分生还之希望,敝堂就要尽万分之努力!”

这位老先生就是当时十里八乡提起来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“九品儒医”李庚辰。

李先生是本地人,生于光绪六年(公元1880年),自幼聪敏,7岁时被父亲送到私塾读书,因自家有间药材铺,店里请的坐堂先生和伙计也都很喜欢他,看他对中医中药兴趣颇浓,就有心指点他,天长日久,李庚辰竟把《汤头歌》之类医书中的一些歌诀方剂背得滚瓜烂熟,还认识了许多药材,熟知它们的药性。稍长,他还主动对照患者的症状,研究先生开具的药方,渐渐地,对中医中药从喜欢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但父亲并没有放松他的学业,经常检视他的功课,经过严格督导,李庚辰终于取得了生员资格。

光绪二十九年(公元1903年)十月,23岁的李庚

辰前往设在开封的河南贡院参加癸卯科“秋闱”,搭上了清廷科考的末班车。但不幸的是,清政府这年实行科举考试改革,考试内容变化之大是李庚辰万万没有想到的,特别是“策论”那一场,出的题目是《各国政治学策》,还有《中州形势论》,这让满腹四书五经和医学典籍的李庚辰傻了眼。

李庚辰胡乱答了试卷,悻悻地出了号房,走到靠近大门的一间号房时,看到门前围了不少人。他从中从里探头一看,见一伤员躺在地上,脸色灰白,牙关紧咬,那些当差的和围观者都手足无措。李庚辰见状,分开众人,走进号房,握住患者手臂,搭起脉来。片刻,双目向众人脸上扫,开口道:“肝阳上亢、急火攻心而致晕厥,我先予以急救,当无大碍。随后请同行者求医,施以汤药,注意休息,多加宽慰,可保无虞。”遂取出随身携带的针囊,取太冲、风池、行间、侠溪诸穴,刺、推、捻、转,一盏茶时分,患者悠悠醒转过来。顿时,周围喝彩声四起。

从此,李庚辰抛却了仕途之念,一心一意行起医来。

年轻的李庚辰不甘于平庸的乡间生活,做了游方郎中。干这一行多和社会底层打交道,一张口就是柴米油盐,家长里短,就在这不经意的聊天中,他从病家的眼里、脸上、舌面、脉间,捕捉到了蛛丝马迹,然后经过综合判断,辨证施治,回春有术。同时,通过游历,他也切身体会到了满清政府的腐败、社会的动荡、人民的痛苦。

有一次在西安行医,一位退休的清廷刘姓大员患病多年不愈,看到李庚辰气度不凡,不像是骗人的江湖术士,就请他上门医治。李庚辰穷尽所学,针石、汤药并用,持续两三个月之久,终于把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变成了正常人。

在答谢李庚辰的宴席上,二人谈话投机,刘大人觉察出李庚辰还是个饱学之士,即吟出一联:“避暑最宜深竹院”,要求李庚辰用药名对下联,李庚辰略一沉吟,脱口而出:“伤寒犹妙小柴胡。”刘大人又出一联:“碧桃万树柳千丝”,李庚辰立刻想到经常用到的药引,即对白:“红枣两枚姜一片。”

刘大人感慨地说:“先生年纪轻轻,医术堪比太医院的九品御医,又兼博学多才,称为儒医亦不过分!老朽虽已隐退,但还颇有几位朋友,举荐你到太医院如何?”李庚辰笑而摇头。后来,李庚辰在刘大人的帮助下,在城里开了一间诊所,“九品儒医”的名号也流传开来。

1932年,李庚辰已过知命之年,加上家人孩子的

牵挂,就回归故里,开办了这家“万一堂”。他对儿子和店里伙计进行教诲,说的最多的是“德”、“能”二字:“德”就是医德要好,这是行医之本;“能”就是要努力提高医术,这是立身之本。每年春节贴对联,他都亲自书写,内容一成不变:“但愿世间人无病,何妨架上药生尘。”

每天来他诊所看病的人很多,如果有富人和穷人同时来,他总是先给穷人诊治,看完了,药包好了,先让一穷等着,后面的富人看完病,自然就会把穷人的诊金和药费一并付了——这是李庚辰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。对这个规矩,李庚辰解释说,对富人来说,救急不救穷,也算积德行善;对穷人来说,是雪中送炭,解了燃眉之急。大家同处一乡,低头不见抬头见,其乐融融,有什么不好?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之意吧。

李庚辰最擅儿科,小儿发烧不好治,旧时为此丧生者多不胜数,他就在后院掘了地窖,冬天蓄冰,以备夏天之用,但给病人用时,分文不取。一对外乡夫妇抱着幼儿前来求医,孩子高烧不退,滴水不能进,李庚辰吩咐伙计取来冰块,以白细布包裹,分置患儿额头、两颊、两腋及下体,待烧退,灌服药散,使孩子转危为安。

1939年,洛阳一带流行“大家病”(霍乱),李庚辰尽出家资,购买黄连、黄芩、半夏、甘草等药物,为民众治病,并教给人们一些预防办法;李村街两大商会也倾力支持,几乎把街上几个药材行的有关药品搜罗尽净,挽救了大批生命。

1944年5月,日军进攻洛阳,住在李村街的河南省第十区(洛阳)行政专员李杏村,受命组织民团配合武庭麟(伊川人)的十五军作战,李庚辰受邀,以64岁的高龄抱病参加战场救护。洛阳保卫战,共毙敌2万余人,我军阵亡1万余人,负伤被俘3千余人,民众伤亡近万人,最终洛阳沦陷。

经过此役,李庚辰身心交瘁,病情加重,卧榻数年不起,于1947年冬去世。

翌年春,马营长(马明臣,李村西窑人)带领队伍解放了李村——李庚辰最终没有看到家乡解放的曙光。

